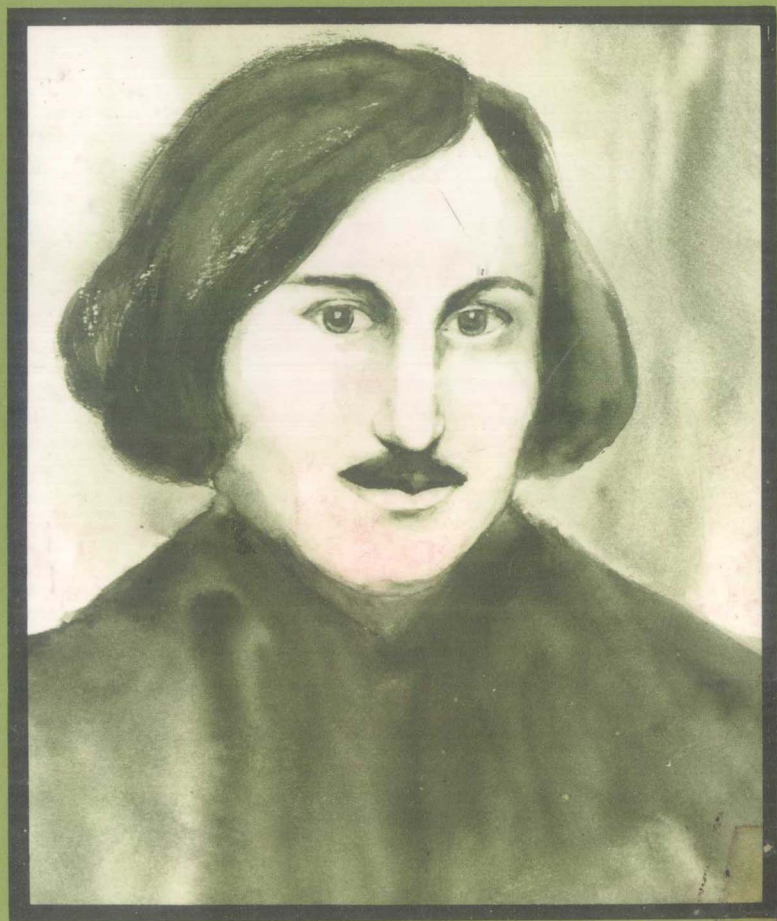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65

死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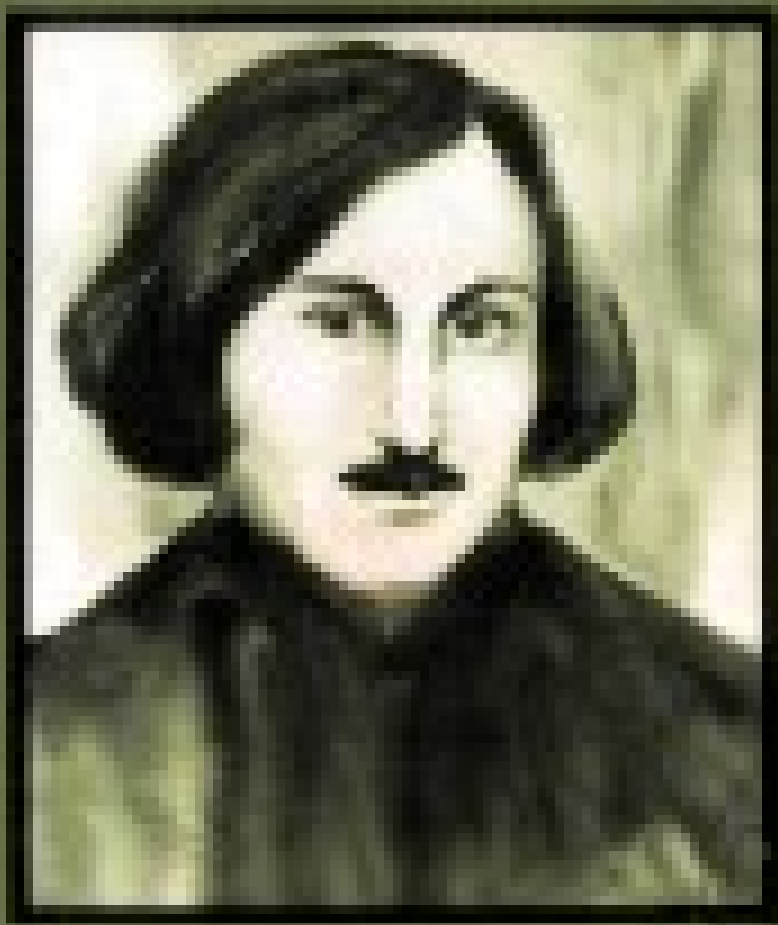
果戈里 著 孟祥森 譯



世界文學名著 卷三

死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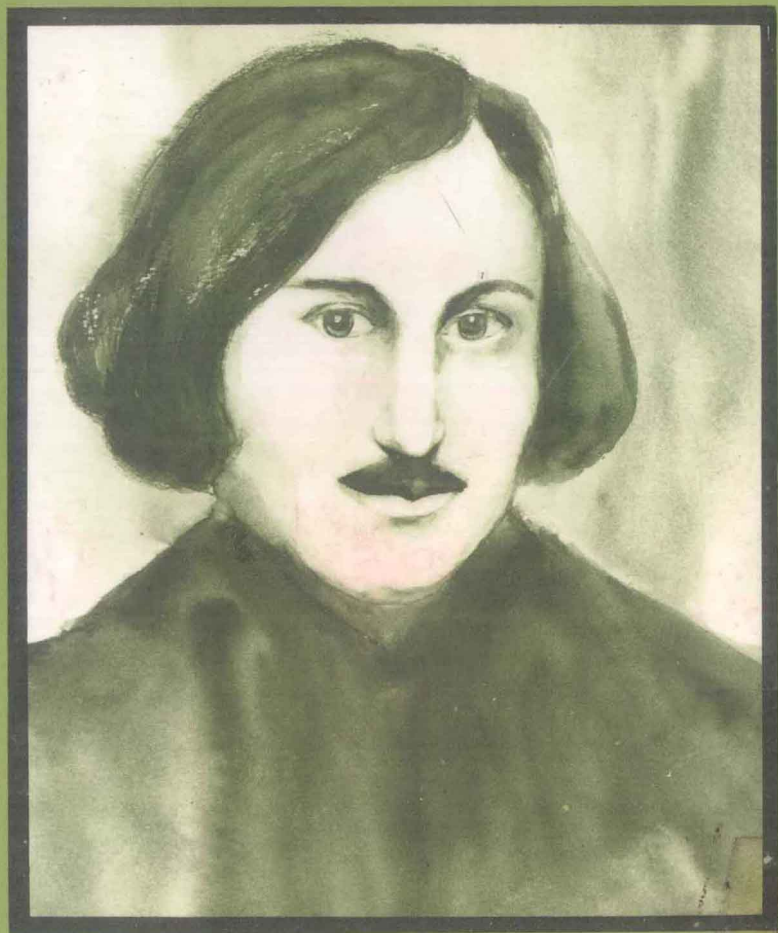
契訶夫 著 孟祥杰 譯



世界文學全集 65

死靈魂

果戈里 著 孟祥森 譯



死 靈 魂

世界文學全集 R⁶⁵

著 者	果 戈 里
譯 者	孟 祥 森
發行人	沈 登 恩
出版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郵 局 36-575 號 信 箱
	郵 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2 號
	電 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三 段 92 號
	電 話：3 9 4-1 9 6 0
印刷所	其 宗 印 刷 廠
	台 北 市 環 河 南 街 二 段 113 巷 7 弄 16 號
定 價	新 台 幣 120 元 港 幣 20 元
初 版	中 華 人 民 國 69 年 6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 版 權 · 翻 印 必 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峰，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譯者註言

孟祥森

一、本譯根據企鵝公司馬卡莎克 (David Magarshach) 之英譯本。

二、一般譯為「上帝」和「聖經」的，本譯譯為「高特」和「紙草經」，「高特」係從音譯，「紙草經」係從字源意譯，因 Bible 一字實從做紙用之紙草演變而出，請參看韋氏國際英文大字典 Bible 條。

三、文中有少數幾段關於細節的冗長描述，譯者認為不必要，從略。

英譯者導論

尼古拉·果戈里最偉大的傑作「死靈魂」的創作因緣，在文學史上並不難尋。但這部作品帶給它自身的和作者的災難，却成了文學史中最令人困惑的一個問題，因為它提出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一個原創性的藝術家，他個人的生命如何跟他的作品相糾纏，他對生命的看法對他書中角色的生活有何等重大的影響，而却在使作者本身發瘋與自殺的情況之下，角色並沒有發瘋與自殺。

果戈里從一八三四年開始着手「死靈魂」的第一卷，到一八四二年完成，共用八年，從一八四二年到一八五二年，共用十年，寫那運命乖舛的第二卷。第三卷——照果戈里自己的說法，會為他的文學巨構加冠，使它從一座惡之大廈變為美德的大廈——却連啓筆也不會。小說的主題是由亞歷山大·普希金向他提供的。「他【普希金】把他自己的主題提供給我，」果戈里在「作者告白」中說，「他想自己寫成詩，他說，他是絕不會給別的任何人的。這就是『死靈魂』的主題。」果戈里一定在一八三四年年底以前就開始寫這部小說了，因為在他於一八三六年六月離開俄羅斯之前很久，就對普希金讀過前幾章——這件事見之於後來他的書信「談『死靈魂』」——而普希金則「越來越陰鬱，最後終致於叫起來，善良的主啊，我們的俄羅斯是多麼令人悲痛！」這幾章初稿的內容有多少留在定稿中，則非常難說，因為當一八三六年秋季他在瑞士，和一八三六

年十一月到一八三七年二月他在巴黎爲這本小說努力工作的時候，他把稿子完全修改了。不過，「死靈魂」大部份是一八三七年秋冬兩季和一八三八年前半年他在羅馬寫就的。下面是果戈里給他在莫斯科的一個朋友的信，至少可以看出他的小說某些部份是在如何的情況下寫成的：

發生在我身上的就是這樣的事。七月有一天，我在小鎮根查諾和阿爾班諾之間旅行。半路上有一間可憐的小酒店，在一座小山上，在沙龍裏有一座彈子枱，裏邊的人不斷的用種種不同的語言說着話，彈子也不停的咻咻作響。那時我正在寫「死靈魂」的第一卷，稿子從不離身。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但我覺得我一走進小店，就立刻要寫。我叫茶房搬一張小桌子來，坐在沙龍的角落。我把稿子拿出來，顧不得彈子的撞擊聲，跑堂的衝來衝去，無法描寫的嘈雜、煙和窒悶的空氣，我完全從這個世界脫開了，動都沒動一下，在那裏寫完了一整章。我認爲這是這部小說最有靈感的一章。事實上，我很少這麼有靈感的。

可惜的是果戈里從沒有說過這是哪一章，但很可能是第六章——契契可夫拜訪客齊鬼普留希金的一章。根據巴維爾·安寧可夫的說法，也可確定是這一章——一八四一年，當果戈里在羅馬修訂這部小說時，巴維爾·安寧可夫任他的聽寫員，他說，就是這一章，果戈里在口述的時候「有一種特別的得意感」，一邊口述，一邊伴着「得意而驕傲的」姿態。安寧可夫寫道：

在這精彩的一章結束之際，我是如此興奮，以致於把筆放在桌上，我坦白的說，「我認為，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契，這一章是真正天才之作！」果戈里把稿子抓在他手上，用一種薄薄的、幾乎聽不清楚的聲音說：「請你相信，其他的也不壞。」但是就在同時，他又提高聲音，接着說下去：「你沒看出來嗎，我們吃飯以前還有不少時間。走吧，讓我們去看薩魯斯特的花園，你還沒看過呢！然後我們很可以去敲敲魯陀維西別墅的門！」從他臉上的光輝和他的提議可以看出，我因他的口述而起的反應使他多麼快樂。這種心境當我們走到街上更是明顯了。果戈里拿了一把傘，以防下雨；當我們轉到巴柏瑞尼宮的左方，進入一條無人的巷子，他突然唱起一首歡樂的烏克蘭歌來，接着跳舞，把傘在他頭上轉來轉去，轉得這樣忘情，以致不到兩分鐘傘就飛了，留着手把在手中。他迅即把傘撿起來，繼續跳舞下去。他就是用這種方式表露藝術家的滿足之情的。

果戈里從不懷疑「死靈魂」在俄羅斯出版時會造成的騷動。隨着他寫作的進行，主題在他心中佔的比重就越來越大。像他在「作者告白」中所說，開始寫的時候，

我腦子裏沒有任何確定的計劃。我只認為，契契可夫打算實行的那種荒唐打算【也就是購買死奴隸——死「靈魂」——而由於這些死奴隸的名字還留在人口調查表上沒有註銷，所以可以當抵押】自然會使我發明出種種角色；而我喜歡逗笑的性格也自會創造出一大堆好笑的插曲，這是我想插在動人的情節之間的。但是在每一步我都被這些問題擋住了：為什麼？這些都為的是什

麼呢？這樣的一幕或是這樣一個角色會表現什麼呢？你會問，當這樣的問題發生時應怎麼辦。打發掉？我試過，但我發現沒有辦法打發……我明白的看出來，沒有清楚的計劃，我無法再寫下去，我必須首先向我解釋我作品的用意，它絕對的必要性和用途，使作者自己能够對它充滿真實和有力的愛……

因此，我們可以顯然看出來，當果戈里受着他創造力的蠱惑時，他是不會為小說最終的用意而煩惱的，但是，當他的靈感不見了——這種情形經常發生——尤其是在這部小說的後半段，這類問題常常像夢魘似的纏繞着他。他全歐到處旅行，想把它們驅散。他日漸認為「大馬路」是一切精神疾病的萬靈丹，但他的作品的最後目的究竟是什麼，這個念頭却一刻也沒離開過他。一八三六年，他出國後三個星期，寫信給詩人朱可夫斯基說：「我發誓我要做一種一般人不會做的事。我感覺靈魂裏有獅子的力量……」從瑞士寫給同一個人的時候，他說，「如果我把這部作品【「死靈魂」】按照該寫的方式寫——噢，它會變成多麼厚的一本書，又是多麼有原創性的一本書！人物是何等浩繁！整個俄羅斯都會在其中顯現出來。那將是我寫過的東西裏第一部像樣的東西。它會讓我成名。」但不久，整個俄羅斯都顯現在他的小說中這個念頭就不再能滿足他了。他越來越相信他對俄羅斯贖世的使命了，他開始認為「死靈魂」是神交給他的工具，為的是使他完成任務。「我十分清楚的看到，」一八四一年三月他從羅馬寫給莫斯科的一個好友說，「高特的神聖意志：這樣的念頭絕不是出乎人類的靈感。人絕不可能想到這樣的主題！」

「死靈魂」的第一卷已經含藏了果戈里希望如何實現他拯救俄羅斯的暗示。確實，他覺得俄羅斯（像卷一結束時所宣布的）在「用充滿期待的眼光」仰望他，在她和他之間有着某種神秘的關連。他沉思人類一般的命運，又特別是他國人的命運，他奇怪人為什麼會因偏僻的習慣從大路上歧途，因為大路是直坦坦展開在面前的，而如果有人遵從它，就會把人帶到「帝王居住的華宮」，但是，人却寧願追隨鬼火到懸崖，然後恐怖的問自己：什麼是正路？那裏是出路？更讓他困惑的是，每一個世代都吃驚於前人的錯誤，笑前人的錯誤，結果自己走的路却導向同樣的深坑。因此，果戈里希望啓發出他相信深埋在斯拉夫靈魂中的神秘本質，然後藉着他小說中「巨大的形象」的出現，並讓他們過一種「了不起的田園生活」，他可以以此「擴充地平線」，把那蹦蹦跳跳不知衝向何處的三頭馬車止住，使俄羅斯脫離她悲苦的深淵。這個願望本身就是鬼火，把果戈里帶向他終於殞命於其中的深淵。在「死靈魂」第一卷出版的時候，他是這樣相信的，一直到他最後一天他也還是這樣相信的，儘管，可算是幸運的，他已經無法按照他瘋狂的夢想把第一卷重新修放了。

爲了尋求「生之謎」的鑰匙，他真是迷失在雲中了；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把他從這雲中拉到地面上來的，便是他跟出版檢查官的相遇，爲了他小說第一卷的出版，他必須得到他們的同意。一向都處在經濟窘況的果戈里是經不起出版延擱的，否則他便有難了。一八四二年一月從義大利回到莫斯科以後，他立即把小說送去檢查，檢查官毫不客氣的拒絕通過，而主要原因似乎是「死靈魂」的名稱不當，因爲，就像一個有學問的檢查員所說的，那名稱表現了「果戈里拿起武器反抗

靈魂的不死」。因此，果戈里便把他的稿子給彼得堡的檢查官送去，而後者也拒絕同意，因為他說果戈里的「寇培金上尉的故事」諷刺得太刻薄了。因此，果戈里不得不把這段故事澈底修改，以便把他的不幸歸罪於寇培金，而不是歸罪於官方（在本譯中，用了原稿的「故事」）。彼得堡的檢查官還堅持把書名改為「契契可夫的冒險故事——死靈魂」，果戈里也答應了。這部小說——果戈里却喜歡稱它為「詩」，採敘事詩的意思——就在一八四二年六月二日出版了。它雖然照果戈里的預料獲得了熱烈的歡迎，却並沒有讓他自己因成功而怎麼心動。他給朋友的一封信說，「這只是一篇蒼白的導論，為我心中逐漸成形的偉大史詩開路，那史詩將可解開我的生之謎。」在他的傑作出版三星期之後，他寫信給詩人朱可夫斯基說：「從我把前幾章向你讀過以後，我已經把它徹底修改過了，儘管如此，我還是無法不覺得跟隨後將要出現的部份比起來，它算不得什麼。它使我感到是莊嚴宮殿前面的臺階，由鄉下建築師草草搭建起來的。」就像他在第一卷的結尾所暗示的，在第二卷裏

人會捕捉住別人前所未曾觸及的音律，瞥見俄羅斯靈魂前所未聞的豐富，展露出一個秉賦着神聖勇武的男人，和一個秉賦奇妙的俄羅斯女子……她擁有女人靈魂的一切美妙，充滿慷慨的本能和我犧牲精神。而所有一切其他民族的有德之士跟他們相比，就像一本死書放在活生生的語言旁邊一樣。俄羅斯的情感會誕生出來……而人人都會看出在別的國家只浮於自然表面的東西，會如何深沉的沉入斯拉夫的天性中……

那其中蘊含着「俄羅斯靈魂前所未聞的豐富」的「莊嚴宮殿」，要建築起來却是非常困難的。一八四二年六月四日當他再度離開俄羅斯前往義大利，坐下來要寫「死靈魂」的第二卷時，這些困難就明顯的出現了。「好幾次，」後來他在「作者告白」中說，「我坐下來寫，却什麼也寫不出來。我的努力幾乎總是讓我以病痛中止，而最後那病痛是如此嚴重，以致於我不得不把我的工作長時間的放棄。」他認定，像契可夫這樣一個無賴若要在他的筆下獲得精神上的新生，他必須自己先經歷過精神上的新生。他嚴格的執行祈禱與節食的苦行，但這種苦行戕害了他的健康，不但未能幫助他小說的工作，反而阻撓了它。在回答朋友們的詢問時，他用着此後在通信中越來越常見的預言口吻說：「『死靈魂』的主題跟俄羅斯鄉村生活和少數幾個可惡的地主沒有關係。這個主題目前要保密，但將有一天突然用以後的幾卷向大家宣布（因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讀者猜測到）……」然而，由於他無法揭示這個秘密，逼得他在一八四五年一月初神經崩潰，六月底他把「死靈魂」第二卷已寫好的部份統統燒毀。此後七年，他重拾第二卷的工作，但非常吃力而痛苦。就像他跟一個朋友訴苦說的，每個字每個字，他都似乎是用鉗子夾出來的。但第二卷終於寫完了，也向他的朋友們讀過不同的章節。不幸的是，他落入一個宗教狂徒的手中，這個教士的觀點非常晦暗，他認為果戈里的文學著作在主的眼中是一件可惡之事。這個教士——馬太·康斯坦丁諾夫斯基神父——顯然要求他的門徒毀掉「死靈魂」的第二卷，並為補贖寫第一卷之罪而進修道院。經過痛苦的內在掙扎後，果戈里決心執行馬太神父的願望，於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夜間把他小說的第二卷完全燒毀。然後他躺到床上，拒絕一切食物，九天以後，一八五二年

三月五日，死於極大的痛苦中。

因此，「死靈魂」第二卷所留下的只是四章零零碎碎的片段，和看起來像是最後一章的一個片段。這些片段是在果戈里死後發現的，似乎屬於早期的草稿。果戈里有一個密友是俄羅斯的高級軍官，他的太太亞莉山大拉·斯末諾夫以前當過宮廷女侍，而亞莉山大拉的弟弟李奧·阿諾德所留下的一些話可以使我們對完成後第二卷的前幾章有一些概念。當果戈里在阿諾德姐姐家的鄉村別墅朗誦他的作品時，阿諾德有一次在場。在他的回憶錄中，阿諾德說「死靈魂」的第二卷的第一章結束於白屈瑞雪夫將軍的大笑。第二章描寫將軍的鄉村別墅中的一天。契契可夫留在那裏吃飯，席間除了尤林卡之外，另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沉默寡言的英格蘭婦人，她是尤林卡的家教，另一個是葡萄牙紳士。席間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將軍一直開着玩笑，契契可夫則大吃大喝。尤林卡看起來憂思神傷，只有在提到坦德尼可夫的時候，臉上才閃露光輝。飯後將軍先跟那葡萄牙紳士下棋，然後跟契契可夫；而契契可夫日常的精明世故在他下棋的時候表現出來：他先使將軍處境非常不利，而最後卻讓將軍將死他。將軍贏了這樣一個強手十分高興，邀請他跟坦德尼可夫再到他家來玩。契契可夫回到坦德尼可夫的莊園以後，對他說，將軍因為侮辱了他而非常抱歉，打算來向他道歉。坦德尼可夫則由於高興有一個機會重見他的尤林卡，便堅持自己去拜望將軍，以求和解。契契可夫當然贊成他的決定，向坦德尼可夫坦白道，爲了使他和將軍和解，他情急之下編了個故事，說坦德尼可夫正在寫一本參加一八一二年之戰的將軍們的歷史。契契可夫央求坦德尼可夫不要否認這個故事，因爲他當時是情急生智，而且是好心的。其後便描寫到坦德

尼可夫跟契可夫到達將軍的鄉村別墅，坦德尼可夫跟將軍與尤林卡的相見。照阿諾德的說法，吃飯時的那段描寫是第二卷中最精彩的部份之一。席間將軍提到坦德尼可夫打算要寫的書，爲了免得使契可夫爲難，坦德尼可夫就對俄羅斯頌揚了一番，他強調俄羅斯各階級必需在愛國熱情之中團結一致，而這種團結是一八一二年表現得非常令人動心的。白屈瑞雪夫當然深深被坦德尼可夫的話感動，忘了他對坦德尼可夫的介意；至於尤林卡，她是那麼愛慕這個青年，以致於立刻決心嫁給他。她到她母親的墳墓去拜望過以後，就去求她父親答應她的婚事。在假裝的猶豫片刻之後，將軍同意了，而當坦德尼可夫聽到了這個消息，阿諾德寫道，「快樂得發瘋，離開了尤林卡，跑到花園裏。他要一個人呆一呆；因爲他的快樂要把他窒息了，」阿諾德繼續說，「果戈里寫了整整兩頁詩一般的描述。在炎熱的夏日中午，坦德尼可夫一個人在樹蔭濃密的花園裏，四周一切寂靜。大師的彩筆把花園畫得淋漓盡致，每一根樹枝都生動活潑，天氣炙熱，深草中有蝗蟲和各式各樣的昆蟲；最後則是坦德尼可夫自己的感覺，他的快樂，他的愛，他的愛的回報。這些我都清楚記得，」阿諾德寫道，「果戈里的描寫是如此的有力，如此的鮮明活潑和富於詩意，以致於使我呼吸起伏。」坦德尼可夫喜極而泣，這時契可夫走來，而坦德尼可夫則宣布由於他有助於他跟尤林卡的訂婚，願意爲他做任何事情。契可夫便利用這個機會把編造的故事說給他聽：他有一個叔叔可以讓他做繼承人，但必須他有三百個農奴。坦德尼可夫說，「你何必死靈魂呢？我願意讓你有三百個活的。你可以把你的買契給你的叔叔看，然後我們再把它做廢。」契可夫吃驚的看着他。「你不怕我騙你嗎？」他問道。「你想我會嗎？怕你這恩重如山的人？」他

們擁抱，契契可夫欣然接受了。第二天，白屈瑞雪夫將軍想知道他的貴族親戚們對他女兒跟一個略嫌貧窮的地主訂婚的消息有什麼反應，而契契可夫正表示自己願意去報這個喜，將軍便託他用最好的交際方式把這消息傳給大家。

阿諾德所記得的部份便是如此。但果戈里却向阿諾德的姐姐讀過第二卷的九章，把其中的一個角色講給弟弟聽了。這是一個「解放過的」社交界婦人，三十五歲，在彼得堡和國外，她年輕時都在宮廷呆過。她像尚存的稿子中的柏拉冬諾夫一樣，厭倦了生活。這兩個人在外省相遇，而相見恨晚。他們互相依戀，誤把這種情感當做愛情。但他們的快樂歷時甚短，因為不久他們就明白兩人之間並沒有真愛；事實上，他們已經不再能夠愛了，因此他們比往日更厭倦生活。

這幾個片段或許有助於把第二卷的四章之間的間斷連接起來，但依照阿諾德的說法，這些片段算不得什麼。事實上，從留下來的資料，我們無法窺見「死靈魂」第二卷的全貌，也無從對它做最後判斷。理想化的地主科斯坦鳩格羅，甚至理想化的公定承包商穆拉左夫，都不是活生生的人，而只是栓子，果戈里用他們來掛搭他那個時候複雜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就是那形象模糊不明的省長也是一樣；他寬赦了偽造富婆遺囑的契契可夫和教唆他的官員們，只因為他認為懲罰不足以根除不公；要想恢復俄羅斯的公義，只能訴之於俄羅斯人心中天生的榮譽感——而果戈里認為只有俄羅斯人的心靈中才有這種東西。第二卷中唯有的活生生人物是契契可夫和貪吃鬼貝杜克，但即使是他們，也只是第一卷中精彩角色的蒼白投影。

果戈里意圖為俄羅斯的社會衝突與經濟衝突找尋一項永久性的協調方式，這種意圖可以說是